

唯一進步的大眾讀物

每逢

147 出版

友聲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行



每册售價二角

No. 001 30. 11. 21.

第一期

第一卷

蘇聯之所以努力開發北洋冰航路，其最大的目的不是經濟的意義，而是軍事的意義。

蘇聯北冰洋航路之重要性

鮮華

◇魔海的征服

蘇聯在文化事業上近數年來成功的有北極探險飛行，橫斷北極的蘇美連絡飛行及開拓北冰洋航路等。其中，持有最重大意義的。乃是北冰洋航路的開拓。此航路開拓成功與否，不僅是蘇聯的重要問題，並且在國防及貿易上對日本也有重大的關係。

北冰洋氣候嚴寒，常年在冰雪之中，是人跡未到的魔海。因此在國防上及經濟的條件方面，均認為是一文不值的；然而由於蘇聯各方面的學術隊員努力的調查，及利用優秀的結果，近年來已漸將此魔海征服，航海所謂時日，亦使其縮短。且正計劃着自歐俄到白令海的定期航路。這些事都是值得我們注目的。

◇經濟上的意義

蘇聯盡其全力開拓北冰洋航路，是因為此航路具有經濟的條件及軍事的意義的緣故。經濟的條件乃是海上運輸的低廉，連結東西兩洋最短的路線及交通地理學的優越性三點。北冰洋航路本部長官「伊，巴巴寧」氏於第十八回黨大會上曾說：「自歐俄向羅庫次克(Reykjavik)輸送物品，經由北冰洋時，運費能比現在經由西伯利亞鐵道及利用汽車及勒拿河(Leena)等低廉百分之四十七。」



船冰破型巨之航導冰堅破 ◇

「由此數言，可知開拓北冰洋航路在軍事上是有極重大的意義。」蘇聯的多數海軍根據地均在北極的制海國內。因此一旦戰爭爆發，彼等的海軍根據地，當然不能不負極大的責任國防的重任。第一次歐洲大戰之當時，波羅的海艦隊及黑海艦隊均不能盡量的發揮其軍事能力。蘇聯有鑑於此，於北冰洋尋找其海軍航路及海空軍根據地，是理所應當的事。

在此大歐洲大戰，蘇聯首先與德國締結軍事同盟，瓜分波蘭的大半部，及對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國進行軍事基地獲得的強硬外交，而欲獲得波羅的海的制海權。然而不久由於德蘇戰爭而又夫草草盟

◇軍事上的意義

能說北冰洋航路將來沒有重要性。現在蘇聯已克服在航路上船舶蒙受的氣候障礙，在學術上及技術上的努力，而使航海期間延長到最大的限度，碎冰船的能力亦異常向上，由於蘇聯技術的優秀，北冰洋航路前途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並且北極地方的豐富天然資源，尚在地下無限的埋藏着，隨着開拓北冰洋航路而漸次被開發。由於交通的發達，西伯利亞大陸的產業亦能逐漸發展。巴巴寧氏曾有「北冰洋航路上所有的船隻，均能使用北冰洋沿岸的煤為燃料而航海」及「將來於北冰洋航路的沿岸，將勃興有煤及石油的大工業企業，其燃料不僅能供給航行於北冰洋航路的船舶，且進一步亦能供蘇聯的工業中心地及出現於北冰洋沿岸的新都市的需要。」等豪語，這是暗示着彼等技術的勝利及蘇聯久已就憧憬着北冰洋航路的成功。

然而蘇聯盡其如此的努力去開拓北冰洋航路，其最大的目的不是經濟的意義，而是軍事的意義啊！

巴巴寧氏曾述說北冰洋在軍事上有如次的重要性：「此航路乃是我國的內海，我等即是此內海之主人翁，而不能受任何外人的掣肘。一胡有事之際，敵人雖從東西兩方夾攻，我國亦能在最短時間內自大蘇聯邦一方面的海洋，自由的使軍艦移動至另一海洋。」又在日俄戰爭時，帝俄政府在北部缺少充分準備的基地，及軍事交通路的結果，而遭痛烈的犧牲。今後再不能有第二次的對馬海戰。且於必要時，我國艦隊能通過北冰洋，進而且能於彼等的領土，上空，領海內，一擊殲滅敵人云云。

地方。蘇聯因此在北冰洋上必須獲得制海權不可。由於能克服自然的條件此事亦屬可能。

◇短少的航行期間

最成問題的就是北冰洋的航海期間。蘇聯由於動員學術及技術的人員，總於能確保艱難的北冰洋航路。以碎冰船為先鋒的船隊，自歐陸的摩爾曼斯克(Murmansk)等地航行於泰米爾半島(Tanmyr Pen)而至白令海。其航海期間雖在夏季時，亦不過有三個月左右。因此各國的軍事專家均說：「除戰爭在限定的三個月內完了外，欲依北冰洋航路作戰之舉，甚為謬誤。」而認為北冰洋無軍事價值。

愛爾蘭能否嚴守中立？

假使美國參戰，愛爾蘭的中立地位將因此而變更嗎？根據愛爾蘭政府與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來說，不論大西洋上的局勢如何變化，更不論美國將以何種方式參戰，愛爾蘭將始終保持中立地位而不變更。

假使美國海軍與空軍在愛爾蘭與冰島之間對德作戰，而美海軍使用愛爾蘭港口以修理受傷軍艦之時限超過國際公法所規定者以上，按國際公法規定，交戰國之船隻在中立國港口停留時限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編者，愛爾蘭將採用何種政策呢？愛爾蘭人對此問題的答覆很簡單：愛爾蘭仍將本國國際公法所規定之中立國對於交戰國船隻的處理條例處理之。

愛爾蘭堅決保持中立的主因是因其缺少自衛的能力。愛爾蘭的政府與人民均已認清此種弱點，故將始終保持中立，靜觀世界局勢的演變。國內雖然有少數人主張參戰，但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堅持嚴守中立，除非愛爾蘭受了外力的攻擊。此種立場

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標語

力行重點主義的活動

重點主義就是說特別重要，非做不可的事，就集中力量去做的意思，若亂七八糟都做，却做不好一件，就不是重點主義了。

提高鄉村的自衛力量

哪村的自衛力量，就是不靠官兵幫忙，哪村人民就能對抗敵人保護自己的意思，如保衛團，自衛隊，警備隊等都是，鄉村是縣治安的基礎，縣的治安工作須先鞏固鄉村自治自衛的力量，不使無賴漢或流氓分子滲入各鄉村。

條件。最近將航行期間盡量延長，且建造優秀的碎冰船，而其能力亦非常的進步，更計劃有定期航路。不久蘇聯的多年幻夢，即將實行了吧！

△ △ △

平。

為愛爾蘭國內各政黨所一致擁護，因此，無論愛爾蘭政府將發生何種變化，其對外政策仍是嚴守中立。

愛爾蘭的政治領袖最符民眾者自然是凡拉爾。假使凡拉爾表示放棄中立政策的意旨，立即喪失其領袖的地位是毫無疑問的。六年以前，一部分人認為英國如以武器供給愛爾蘭充實其自衛力，愛爾蘭或將利用英國之武器來做反英運動。但是凡拉爾於歐戰爆發前曾宣稱道：假使國際間一旦發生戰爭，愛爾蘭政府決不允許任何一部分領土為一國所利用為根據地以攻擊英國。

在法國釋放以後，愛爾蘭的地位頗為岌岌可危，勢將淪為侵略者之一。當時愛爾蘭政府立即着手準備自衛，在兩月之內，國內自衛團增加到二十萬名，佔國內十八歲至六十五歲男子之全人口數目的四分之一。同時，愛爾蘭意圖購買英美兩國之武器，但英美對此問題久延未決。英美並非不願愛爾蘭之自衛力增強，其久延未決之用意係藉此機會以壓迫愛爾蘭轉變其對英美的外交政策。愛爾蘭處此情勢下，一方面仍嚴守其中立地位，一方面自行增強其自衛力，不假藉他人的援助，但其他國家如利用愛爾蘭之領土以作攻英根據地，則必為愛爾蘭所嚴厲拒絕。

吾友

第一卷第一期刊
卅年十一月廿一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日本大泉青年學校學生之野
外軍事訓練(封面)
蘇聯北冰洋航路之重要性
日本中學學生生活之透視
屍體血液的利用
世界著名舞星亞斯太
言與行
藝術家與臭豆腐
第一次參加小姊妹會
斗胆進一言
地下線
三人散記
江邊的故事(中篇)
為誰鐘嗎(長篇)

世界著名舞星亞斯太

胡適

他的成功在於他創造的天才，他的舞蹈有他自己的作風，且有美國的韻律，和活潑自然的情調。

弗萊德·亞斯太今年是四十二歲，他在好萊塢的住宅和賈波林是隣居。他現在是世界最著名最賺錢的舞星，這是毫無問題的。在十幾年前，他的姐姐愛德琳和他伴舞，他是美國舞台上的一個舞星。自從他和金吉羅吉絲合夥之後，他又成了美國銀幕上的第一個舞星了。今年秋天，他和一個新的舞伴黎塔·海涅斯合夥而非常成功，他的製片人稱說對他有很大的希望。海涅斯小姐今天二十三歲，是一個富有曲線美而甜蜜的姑娘。起初就是因她善於跳舞，人家總將她帶到好萊塢來的。海涅斯小姐已經和亞斯太合拍了一張新片，*Marie Celeste*，於九月出片。據說現在亞斯太和海涅斯合夥，正如他和羅吉絲，或甚至於和他姐姐合夥一樣的成功。

亞斯太在跳舞上的成功是在於他有創造的天才，而不在於他技術的嫺熟。他所跳的舞是由他自己所獨創。每攝一張片子之前，他需要費去七八個星期來作成他的舞步。在這時期中，他每天獨自在他的練習室裏要練習八小時，鋼琴師也是不斷地彈着各種調子。他爲了要確實知道他的舞步不和以前的雷同，他把他自己以前所攝的片子都要看過一遍。他在他地上擺出腳步，腦子裏思索着，嘴裏嚼着象皮糖，偶然躑躅踏跳一陣，看着穿衣鏡研究自己的姿態。現在既然還沒有人想出什麼方法可以把跳舞記錄在紙上，所以亞斯太身邊總有一個助手，看出似乎新穎的步法時，就提醒他，有時一整天過去，也沒有跳出一個適當的步法。

當步法想出，練熟之後，亞斯太就專門注意改良他身體的動作，姿態，和表情。覺得一切都上打上臘——音響專家覺得這種地板最適於記音。於是開始拍攝片子。



滿意了，然後把穿衣鏡拿走，因為他恐怕太依靠穿衣鏡反而失敗的。於是他不看穿衣鏡繼續練習，直到他把步法牢記在心裏，可以一邊讀着書一邊跳，而且是專心地讀着書，也能不知不覺地跳出來爲止。最後的程序是把舞中的各節告訴他的夥伴，以及斟酌應換的服裝。當最後一節完成之後，亞斯太和他的夥伴就在導演，攝影師，和技師的面前跳一遍。佈景安排好，立木漆地板

亞斯太因爲是一個有創作力的跳舞家，所以對於美國的舞蹈上給與很大的影響。他是美國本土舞蹈的獨創者，也許是第一的獨創者。雖然舞蹈是美國民間的藝術，但奇怪很少有人寫過關於舞蹈的文字。現在跳舞場中的舞蹈完全都是轉化而成的。其來源多半爲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跳舞。方舞是發源於英倫三島。但舞蹈是發生於美國的本土。如火如茶的曼廷，如冰激淋蘇打

一般的受人歡迎。最初跳舞舞的是黑奴，猶如「熱音樂」的情形一樣。他們的步法很簡單，比他們林野中的祖先們蹣跚後退的步法並不複雜許多，但他們的節奏却是美國爵士音樂的基礎。他們身體的動作很鬆弛，蹣跚。有時他們穿着鞋，有是就裸着腳跳。田園的主人把他們這種奇怪的表演叫做「雷尾舞」(Turkey Trot)。雖然在一八〇〇年前後，黑人樂師在美國音樂場中已很普遍，但直到一九三〇年以後，這種「雷尾舞」纔開始由兩個黑人齊布孔和傑姆克勞介紹到職業的舞台上。使得美國的舞蹈舞臺家造物的却是亞斯太。諾愛考華有一次對亞斯太說，「我看到你的跳舞會要笑出來。」即使對於感覺比較遲鈍的觀者，亞斯太的敏捷的動作亦有吸引力的姿態，也能使他發生情感上的反應，雖然他所給人的感動往往是興奮地愉快較比悲哀的成分爲多。他的舞中的各節，不祇是與音樂的節拍相合，而是溶化在音樂的主題之中。關於畢爾·羅賓遜的跳舞。亞斯太曾這樣說過：「他用的兩隻腳可以毫不費力而十分正確地跳出調子來，就像一個鼓手敲着響絃鼓一樣。」亞斯太的腳固然是完美了，但他也是用他整個的身體跳舞。「我很想兩腳懸空着轉轉，」他說。韋伯恩承認亞斯太是美國第一個跳舞而能充分利用他的兩臂，兩手，和軀幹來作點綴的。正如巴哈有他自己的作風，亞斯太是跳出美國的韻律，並有一種活潑自然的情調，反映出他的藝術中的民間性。

亞斯太八歲的時候，隨着母親姐姐來到紐約，這時他已經能夠用足尖跳舞跳得很專門了。可是他還沒有學到用腳打出聲音來。後來韋伯恩決意讓他學習舞蹈。略一教授，他就學會了。亞斯太姊弟未到百老匯登台以前，曾在遊行馬戲班裏做了九年。其間有一個時期，他們上過幾年學。亞斯太記得在學校裏他入的四年級，但



亞斯太四十八雙鞋
雙四十三的中

不久就昇入五年級(幼年由其母親諄諄教誨)，尤其長於數學。他現在相信假使他能夠繼續求學，他是一定會成爲一個學者的。他很感覺到他自己缺少水準的教育。也許是因爲這一點，所以他的知識上的趣味並不廣。他平常所讀的東西祇是些報紙雜誌和偵探小說之類。

在社交上，亞斯太的姐姐愛亞爾頗受倫敦貴族青年以及紐約闊少的青睞，但因此却在職業上引起他們姊弟之間的衝突。因爲亞斯太無論對於他姐姐或他自己的表演是很少感覺到滿意的。他覺得在開幕以前兩點鐘到劇場是很平常的，而愛亞爾却總是在上台的幾分鐘以前纔到。他從來不信任劇場中的人替他在台上打聽，每次都是他自己親自下手，對於其他微小瑣碎的事情也是如此。在構成步法和演習的時候，愛亞爾自然是與他合作的，但祇等照例的事情一完，愛亞爾就要自了。有時候她覺得很爲難，因爲她的弟弟不滿



亞斯太的鞋標有都上底鞋舞的太斯亞
繫鋼制一旦地，片鐵有釘根後與尖足
。上地到落夠能，根後往連地繫繫

意當晚的成績，要她在半夜裏再坐一次演習，她不得不拒絕那些捧着她花在台口邀請她的年青人。愛亞爾於一九三二年與一般富的貴族結婚，而脫離了舞台生活。

亞斯太姊弟演了『The Band Wagon』之後，證明他們兩人並非不可分的。舞台經理爲了節省費用起見，在『The Band Wagon』中用了很少的角色，全仗着亞斯太姊弟兩人，他們除了跳舞之外，還要做許多的事情。舞台經理同時讓亞斯太扮出種種角色。演出的第二天早晨，各報的批評一致讚揚爲無可比擬的舞蹈。不料觀衆也全體驚異亞斯太有演喜劇的天才，這還是這次新發現的。亞斯太當晚到蘭布俱樂部去，一進門，大家都慶賀他說：『老伙計，我聽說你能演戲！』『The Band Wagon』演完之後，愛亞爾就結婚到外國去了，而亞斯太自己也退出了舞台。

雖然有不少影界大老看過『The Band Wagon』，但他們並不急於把他拉上銀幕，因爲好萊塢還沒有搜尋到一個滿意的音樂喜劇可以適合於他。普通的歌舞片子祇是些滑稽胡鬧的劇本，亞斯太的步法在這種劇本中是沒有地位的。

直到他演了『Gay Divorce』之後，纔證明他和愛亞爾夥夥在百老匯演了三十個星期也能演得很好，於是雷電華公司纔一半懷疑着聘請了他。

倘若亞斯太由於金吉羅吉絲而成爲一個偉大的舞蹈家，那麼羅吉絲也是同樣由於亞斯太而得到成功的。羅吉絲有一種敏捷，和善，顯明的美國風韻，而且她還勤於工作，十分努力。亞斯太從來不必像對他姐姐似的懇求她工作。她和他自己一樣地熱心而有競爭的精神。

亞斯太和羅吉絲開始合作一年之後，他們成了好萊塢有史以來最能賺錢的搭檔了。但在頭幾個月他充滿了煩惱。他討厭他自己的面容，而恐怕他那迅速的步伐在銀幕上會變得模糊不清。他第一次試演之後，成績報告上寫着：『不能表演，髮稍禿，略能舞。』看到他第一次的努力，『Flyin' Down to Rio』一片的銷路不佳，他相信他是失敗了。他對羅吉絲說，影片中的跳舞是決不會受人歡迎的，羅吉絲對於他這話也很以爲然。他要求雷電華公司重攝或刪去他的幾節跳舞，但遭製片人百爾曼的拒絕，於是他對好萊塢的人們的好意道謝而向他們告別了。

他就動身到倫敦，在英國公司的『Gay Divorce』中出現了。倫敦是向來狂熱地歡迎他的。嘉文迪許夫人初次看見他不同她姐姐合跳而至於哭泣。他幾乎要把好萊塢忘記了，這時他接到百爾曼打來一張電報請他回去。『Flyin' Down to Rio』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許多攝影家要求多攝亞斯太的片子。當『The Gay Divorce』結束之後，他又回到美國與羅吉絲合作拍『The Gay Divorce』。這是他許多成功作品中的最初一張片子。雷電華和他訂了五年的合同，爲他的兩條腿保險一百萬元。

如今亞斯太每攝一張片子可以收入十五萬元。由於他的力量，使得好萊塢的歌舞片子一變而爲有生氣有意義的影片。而且他的舞蹈的作風成爲美國人民理想的一種了。

秋——葉——集

五石子

昨天四一劇社開成立會時魏石凡說「我們唱話劇的」，聽來對於「唱話劇」一詞頗感趣味，後來他解釋說：「我每逢出入車站，檢查的人看了我的居住證上寫着北京劇社，總是說：『噢，你是梨園行兒，』不，我是演話劇的，『噢，唱話劇的。』所以還是說唱話劇來得易懂。」這已算進步了，因為這幾年來已用「話劇」代替了「文明戲」的稱呼。

陳錦博士昨天參與四一劇社的會到的遲了一些，他用很沉靜的語調說：「我向來開會總遲到，我的名字叫陳伯早，所以人們叫我『真不早』，」伯早先生確是個幽默賦性最高的人。

我想過，如果夫婦都作事，晚間回公廨住，有了孩子送托兒所去，也許男女間的感情可以長

久保持，但這種話被幾個朋友罵為荒謬。

一天我走過豬市(東四牌樓西邊的街)，見路北一個舖子上懸大橫招牌曰：「左翼刀舖」，左翼二字，古籍無考，這若在戰前，一定會叫人想到這舖子是魯迅開的。

古者諷人不接近民末為「四體不動，五穀不分」，那天我聽一個人說，他問過一位少爺：「麵是什麼變來的？」這位少爺說：「麵就是種的麵」此甚於五穀不分者。

我鄰居有一位十歲的小女孩，昨天我問她在裏面最害怕，她說最害怕爸爸，還最害怕媽媽。(張媽是離家十年來一位極忠實的女僕)

「言」與「行」

——信筆寫來之二——

某某

認真的來說，理智比情感似乎重要一點，這話誰也不能否認，但人終是感情動物，遇着可憐可泣可歌可頌的事情，難免有動於衷，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於是乎這裏就產生了「感情用事」，然感情用事的結果，却十之八九都要遭到可憐的「失敗」。這就是說，一個人固然離不開「感情」，但是事事都必須用理智來「範圍」它，像堤岸的範圍河水一樣，使它不至因一時的衝動，而氾濫成災為不可救藥的災害。話雖然是這樣說，不過究竟還是情感勝於理智的人多，未幾事的時候，把事情看得如何清楚，如何明白，及

至事情一臨到自己的頭上，那可就不完全是那回事了。切身一點來講，個人就時常如此，每當別人的因一點小事而發生煩惱的時候，我不由就要替人着急，笑他不理智，並且同時還要像一個有多年經驗的航海家，指揮着一個初上跳板的水手怎樣航行一樣，為他劃策，為他指點，告訴他夜裏航行如何就可以避免暗礁，有風浪時怎樣就可使船隻不發生危險……等等。真是說得頭頭是道，天花亂墜，頑石點頭，但是等到自己也遇到那種情形呢，是不是可以脫離感情之網的魔障，或者所受到的煩惱還要「過」之於人，那就只

有「天」會「曉得」了。一個朋友曾經這樣告訴我：「要想避免事情的失敗和少受點無謂的煩惱，最好不要在情感衝動的時候行事。」這，真可以說是一句名言，一點顛撲不破的至理。但是，「弓在弦上不得不發」，試數古往今來的大人物，能够「遇事不亂」「懸崖勒馬」的又能有幾人呢？

這情形就和兩個棋手對奕一樣，旁觀的人總「覺」得這兩名棋手太「拙笨」了，心中暗暗着急，如果按照自己的走法，還未走一下，那未走一下，早就會「轉敗為勝」。於是臨臂肘碰一下：「喂！小心馬蹶！」其實人家早就看見那裏有一匹馬存在的。等到兩名棋手中的一個因一步走錯，而露出焦急的樣子，或者一匹馬被對方吃掉時，他不由又要搖頭擺腦帶出惋惜的口氣說：「可惜！可惜！」但是嘆息儘管嘆他嘆息，着急儘管催他着急，可千萬不要這樣說：「我休息來休息。老哥！你替我下這半盤吧！」不信這樣一來准保你會弄得一塌糊塗比你還要來得糟糕！「蕭乾」在象棋的哲學裏這樣說：「眼看着一輛「車」或一匹「馬」，為對方無慈悲的捏掉，登時自己的陣容露出單薄，登時對方採取急速的攻勢，連始終靜靜埋伏在岸邊的小卒，都挺起胸脯跨過河了，橫闖登撞，直向「老將」逼來。這種焦燥不是我們滿登有限的年青人所能抑制得住的。於是，如海上對颶風失色的船主，這棋手驚慌到不知怎樣使船。輪棋似乎已成定局，只想拖延，或者更沒出息的把棋盤一推，人馬混亂，返身倒在床上，氣喘地呼着「不來了！」「算輸還不成嗎！」……你的機警和胆略太容易為忙亂的心緒湮滅，敵人的單騎竟可以使得你全軍失措。看到白白的馬尾巴，你那兩位平素滿腹經綸的「士」便現得痴呆，連謀計多端的「相」也束手無策了。這時，棋手的你陷入狼狽的悲境中了。」——這種當局者迷的情形，實在是普通得很。當這輪棋的人在未坐下談棋以前肚子裏，未始不有一個通盤的計劃，應該怎樣先「拱卒」，然後怎樣再「跳馬」就能够「長驅直入」。但是等到雙方「交手」，那就就完全由

不得已了。你不要看一個論說家站在演講台上，在千百聽衆的面前，論及各式各樣的道理，談盡天下事，滔滔不斷的講兩個鐘頭；這時，你儘不妨對他的「講演」噴噴美詞，說是「先生口似懸河，講詞出神入化，這種口才實在難得，真是天才得很！」等等。這樣一來發滿好，然而可切莫逼他「按照」自己剛才所說的話「去做」一回，果然如此，那會和一個只能「看」的旁觀的棋手，一旦坐下來奕棋，一樣要遭到慘然的失敗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說是說，行是行，「說」與「行」永遠是不相調合的兩回事。不過，這情形也只有有一個必敗的笨棋手，才在對方剛一攻入時，就顯出步伐的紊亂，小卒西蹙和東奔……在這時，如果你肯定一定神，如一個忠實的功利主義

藝術家與臭豆腐

把臭豆腐拉來與藝術家相比，這簡直有點不倫不類，或者藝術家們認為是一種侮辱，或者批評我褻瀆了藝術，或者罵我好出怪像，其實滿不是，打開窗戶說亮話，我覺得二者有許多地方類似，所以竟敢來瞎扯。

提起臭豆腐來就讓我垂涎欲滴，(可是並非若饒逐臭)。所謂珍饈美味，我也略吃過些；豆腐醃菜之流，更是。常年和胃腸做伴，但是都沒有像吃臭豆腐時，那麼有詩意，尤其有二兩白乾，佐以臭豆腐，微醺之後，陶陶不知所以，此大總統不易之樂也。有臭豆腐，總能使我每餐多吃幾頭三枚，而且永遠是一種無上美味，所以提到臭豆腐，覺到很親切，使我神經，留戀。有人說：「不吃臭豆腐算是不知中國美味。這話與其說我不反對，還不如說我贊成，與其此同感。有人說：時常預備着臭豆腐吃，也時常不自覺的勸勞人吃藝術家給我的印象是如此的：——可是這或許是我自己的謬見。

臭豆腐自有史以來，恐怕也沒用什麼漂亮的裝飾起來，陳列在高貴的食品店裏，可是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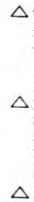
者，躲避大害趨向大利，對「得與失」作一個遠大的「打算」，「步步」用「理智」來「範圍」它，使它不至脫離理智的「軌道」，不爲「情感」所「俘虜」，這樣，相信定會慢慢轉輪爲贏，而終於大獲「全勝」的。

但是話又說回來，無論在各方面來說，理智都是極其重要的，但是也絕對不能拋棄情感，否則，人人光有理智而沒有情感，人人都變成「板板八十一」的「冰面人」，請問，那樣一來世界上又有多少未樣的「可怕」！總而言之，人不能離開感情，但是必要用到「恰到好處」互相爲用，方能成功。如「達爾文」那老頭子說的話有理：「愚拙的棋手，除非他進化，是無法苟存的。」

藝術家也大都是頭髮如一堆亂草，衣服破亂不堪的不拘小節，不修邊幅。臭豆腐向來是不掛羊頭賣狗肉，臭就是臭，絕不希望何人宣傳牠香；這也是藝術家的本色，——雖然有時也難免吹牛之辭。

紳士派的大人物，和出入影院舞場，飯店，的小姐們，以及……大概都不大愛好臭豆腐；另一方面，對藝術家或者也有同感，不願鼻間，不願目睹，不願接近，不願……

我自己常常想到臭豆腐的美點：既不是大魚大肉，山珍海錯的油膩，也不像是豆腐白菜一



本報週年特大號

徵文啓事

自本報發刊以來，截至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止，適逢一週紀念之日，在此基年之內，承蒙各界讀衆之鞭策，內容，編輯，印刷三方面俱日精進，社內亦相具規模，今人等際此週年紀念行將屆臨之時，爲檢討既往，藉勉未來計，除另函邀請各執業人士爲本報撰寫文稿外，猶恐函邀未週，用特再申明前義，敬祈各界讀衆以愛護本報之熱誠，於週年紀念擴大號中，爲本報撰寫各種紀念文字，諸凡論說，譯述，雜感，文藝創作，以及雋永精粹之名人語錄等，均所歡迎。除精選之佳作於特大號中刊出外，並將分期陸續刊載，以期點綴，而資紀念。惟以編排及印刷關係，凡屬應徵稿件務請十二月十日以前寄交本社，俾便揀選，而免延誤。深望各界讀衆踴躍投稿，而共襄斯舉。此啓。

編輯部謹啓

請用二角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
「吾友」

樣清淡，更非葱蒜秦椒，芥菜之類，有刺激的用，用了於食體有害；牠是一種不膩不淡，不厚，不薄，的適口的東西，其美令人難以捉摸，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頗似我們的藝術家們，不卑不抗，不即不離，不嫌不妒，不酸不臭，令人覺得那麼瀟灑可觀，油然可喜，肅然可敬！

談到這裏，不覺又想到臭豆腐美德一件，此無他，就是平民化，每個平民都有享受的機會，而且費不了多大力量；我這裏希望我們賢明的藝術家們也注意到這一會，惟有大眾的平民才能欣賞，批評，贊揚你們偉大的的結晶品！

(11)

上感到那麼舒適愉快！我慣了好奇和快活踏上了社會的路，不久紅色小門已在眼前了，還沒進門，隱約的聽到少女們清脆的笑聲，這聲音令人巴不得立刻見到她們！

「還是這裏有純真，有快樂！」第一個思想侵入我，這裏的空氣使我們不必拘泥，不必虛飾，並且很快的認識溫柔的大姐們，活潑的小妹們，使你想到了她們都是懷了求知的熱望才來到這裏。

三個綠色沙發半圍椅子，中間擺分開得正盛的海棠，就成了會場的所在。首先由冷儀女士講述這次討論的內容——由戀愛，職業，教育談到男女的自由平等的問題，房內悄靜，只有壁上的鐘仍繼續不停的奏出輕微的節拍，好像世界上只剩了我們，猛然環視諸姊妹，她們皆在靜聽揣想，有的含了微笑，有的在沉思，有的因太注意而擱起了眉頭，間或一兩陣開笑調劑了這靜默！

接着冷儀談話後的是一陣熱烈的爭論，姊妹們爲了爭取女子在社會上職業教育權利的平等，而提出許多更切身的問題和困難，並尋求一些良好的方法把姊妹們從半封建的過渡社會裏救出來，最後，討論終結是：需要所有的女孩子們用堅決不移的意志，卓絕的努力，和整齊的步調，在家庭裏社會中衝出一條光明的道路！

這時，燈光替去了太陽，黑壓壓進角隅，然而姊妹們的面容愈顯得快慰和光輝！

在這次的討論會裏，我感到惟有青年熱愛人類，而我們却不能不承認我們所討論的較偉大理想，且範圍稍嫌狹窄，自然是因小姊妹們仍多數過着天真無疵學校生活的原故，可是借望姊妹們珍惜現實的一點一滴，且要耐心的去觀察；去了解每階層的婦女，藉以取得更深的認識和經歷，來促使討論再廣汎，再實際！因爲世界太廣大，有多少姊妹們不曾踏進我們的範圍，她們的生活有我們多難想到的苦痛和罪惡，豈不是她們要求解放的呼聲更急切！同時願有許多姊妹慷慨的來指導小姊妹會趨向完善！美好！

在哥兒們的園地裏：斗胆進一言！

蔣友智

「告訴小兄弟們」自從降生到現在，已經有了將近十年的壽命，在這短促的時間內，能够引起許多哥兒們的注意，在成績方面確是很可觀了！但是要與「告訴小姊妹們」一比，那就未免相形見绌了！

這可不是借姊姊們的威風，誠怕哥兒們的銳氣，事確擺在那兒啦！人家腳踏實地的「真幹」，咱們就會借着人家的旗子「叫喊」！不是嗎？咱們不是就會叫嗎？「趕上她們呀！」「努力吧！」「追上她們呀！」其實人家甚麼姊姊會，討論會，讀書會……大開其會，咱們呢？除掉「叫喊」以外，老實不客氣的說只能規規矩矩的低着頭一會也不會！這！甯說這，若常此以往「望塵莫及」恐怕連塵都望不見了！

雖然一友先生在開場白上會說：「我們所要聊的，不出修身之道。」但是看吧！近兩期來所談的，盡是「愛呀」「愛呀」的，除掉老生常談，就是司空見慣！這，我不願說甚麼！我又能說甚麼呢？

咱們不會也找個時期公開的研究學識，或討論討論在求學時期的青年人是應該談甚麼嗎？（不管這愛是狹意或廣意）青年除却愛以外，還有更偉大，更重要的事嗎？——好了！我不願意爲我這些芻蕘與管見，多佔據了寶貴的篇幅，這些費話我情知是大多數哥兒們不愛聽的，但是爲了真誠與坦白，大膽的說了！兄弟們如果看了這些話，覺得粉碎，不妨背地裏多罵我幾句，趕快撕碎它，要犯肝氣，不妨背地裏多罵我幾句，趕快撕碎它。最後，我在期待知道一友先生對於今後本欄的計劃，是就這樣聊聊呢？還是仍本着「一實學識，修養性情，必作一個正人君子而後已」的目標前進呢？

友智先生：我讀了你的來函，覺得非常慚愧，我知道這是你的熱血，鼓勵你寫的這封信，但是我何嘗沒有這股子熱血，我何嘗沒有想到你所說的話是對的。

青年，男女都是青年，然而終不能替男的叫喚青年，管女的叫男青年，她們的會名曰姊妹會，我們的會就得名曰兄弟會，好啦，哥兒們，以你的學識，見聞，再靜閉眼睛想想我們所處的環境罷！

你覺得近兩期談愛的文章太多了嗎？我很願意接受哥兒們的意見，以後少談關於這一方面的，不過，我願意告訴你一句，別光看愛的表面文章，應看內容的道理，因爲我認爲因洶氣而耽誤了學業的哥兒們，因年齡的增加，學識的充實，很容易回到正軌，可是因談愛而耽誤了學業的哥兒們，迷戀在甜蜜之鄉，很難得回頭，一朝失戀，痛苦精神的打擊，有危及終身幸福之苦，爲未雨綢繆計，我願意時常在這裏提醒哥兒們，同時也發表其他的文字。

還有一點苦衷，就是地方狹小，若是小兄弟會成立，我想參加的人數，一定較姊妹會的人多，在這冬寒時冷天氣，我應該請兄弟們到那裏坐呢！

下期刊登陶草君一篇文字，他那辦法到很好，很可採用，請你注意下本欄。關於今後本欄的計劃只有：一方面大家聊聊所欲聊的話，一方面盤足了勁，等待着我們的兄弟會早日實現，告訴你哥兒們，我願意這麼說我也在等待着呢！反正，你別怕連姊姊會的塵都望不見了，我敢說咱們不開會便罷，開了會就比她們熱鬧！這不外乎咱們哥兒們胆子大，願慮少！末了，我希望你能想到我這不得已的苦衷，祝

(一友)

告訴小兄弟們

光風府學

響

聽！那聲音又響起來了。

李·瑕·

「怎麼北邊的樓房裏，天天總是嗚嗚的響，沒有一刻消停？」我常常這樣想。

自從一上學，便住在靠近樓房的下面，白天在屋裏呆著的時候，這嗚嗚煩人不規律的聲音，毫不容氣的往耳膜裏送，發出急躁的心情來。眼睛雖然看着書，但心早被那煩人的聲音誘惑了，想拿一本歷史，就許毫不理會拿出本國文來，半天才能發覺。

早晨起來，那聲音也起來了，直到晚上自習時，那刺刺的聲音，才沉寂下去。這時還能看點書。但是街上的商店放出的流行歌曲：「小妹妹唱歌郎奏琴……」的聲浪又傳了過來，好在聽也聽慣了，到也感不出甚麼。

星期日，我們當然不上課，但他們

有時仍是嗚嗚的響，並且一片細嫩女人的說話聲，毫無節奏的送出來，心中不可思議。校外玩去了，乏了，回來躺在床上。那聲音又灌入耳中，腦袋昏了，機械，嗚嗚，敲女……都在腦中顯出來，雜亂無章映成一片，聲音沉突了，幻想沒有了。那嘈雜的聲音，作成我們出進宿舍的交響曲。所以有時它不響了，心中反而好像缺少了什麼東西似的。這聲音無窮的摧殘一年過去了，一點也沒有痕跡，時光便這樣的溜了過去。

暑假裏，回家去住總算耳朵清靜了一個時候，這一學期雖然宿舍換了地方，但不巧新換的教室正壓在樓房的角落裏。

這聲音失常了，好似有了節奏，抑揚頓挫的播送出來，也許是聽慣了，並不感到如何的煩噪。上課時，心沉下去，但聲音愈發的大起來。你必須整個心神都集中在書本上，稍一失神，它便會深深的陷入你的耳鼓中，別的都聽不見了。正好像一葉孤舟，在海洋上橫渡，被那狂風巨浪的侵襲着，使舵者偶一失神，船就有傾翻的危險。女子唱流行歌曲悅耳的聲音，好過走來，書是看不下去，這進去的長歌板的劇場一樣。的公主，京劇也能使你聽盤，正是好戲身臨其境。玉進了戲院，上上睡呢。想起來，還不耐煩了，上睡呢。想起來，生若是不耐煩了，上睡呢。想起來，得若是不耐煩了，上睡呢。想起來，些聲音會把你喚醒的。那聽了一年多的響聲，毫無一響起來了。

學府奇聞

信節

先生上課帶報商業廣告

本市東城某教會學校，三角教員×某，每逢上課時對學生之出席與否，素極注意，上課後用座位表一對，則那個來了，那個沒來，便可一目了然。

某日上課時，該班大近視吳某，欲移坐前排，乃向先生預先聲明，於是某教員乃大發議論云：「如果那位同學看見黑板上的字，最好趕緊驗目配鏡，以免耽誤功課，王府井的孫大夫同禮士胡同的畢大夫，都是眼科專家，驗了可以到西單北×益眼鏡公司去配眼鏡，價錢公道決不騙人，因為協和都是由他那裏配，一言至此，大家不禁為之哄堂，他也明白了，這是上課呢？怎麼成了放無線電了，乃又補上一句說：「我可不是替他們宣傳，你們配了眼鏡我也分不着錢，這不過是介紹而已，不要笑了，讀書吧！」於是遂開始講書云。

工院拾錦

之斤

北大工學院本學期起，發行每月一次的工學院新聞，從八月起，已經有了三期，每期都有各位教授和同學的精心佳作，可以說是工學院在目前各學校裏特有的成績，現在文藝室的先生們為酬報同學們的熱心投稿，所以定出納給報刊的規章，並且因為十月二十九號本院運動會開幕那天院校聯合運動會是太值得贊許，所以特別的懸賞徵求本院同學的感想文字，佈告露佈以後，在宿舍裏揮筆苦思的同學處處可見，這種景氣的現象，真可以說是少見呢！

工學院的建築原因為並不採用英美的制度，所以除去繪圖設計以外，土木方面課程也都學，對於中國建築的研究更是特別加意，因為教這門的趙先生是以前中國營造學社的中堅人物，所以講解得特別清楚，並且是近水樓台的把營造學社所保存的標型同實物都一五一十的買將過來，以備解釋，同時還嫌不夠，前幾天又定做一份同實物完全一樣の木房架，安裝在新添大樓裏面，以便使各位注意中國建築的，對於構造接榫，一目了然。

志成近訊

敬湖

近日舉行優良成績展覽會

近聞志成中學欲督促學生刻苦用功，奮發努力，特令各年級學生將平時所有之成績，取其精者，展而覽之。聞所有科目除文、理、音、體、國、術外，皆有所表現如國文方面：以作文，體文字為原則，算學方面：以平時練習本為原則。地理：繪地圖等等不一。今一切備置就緒，將於十月三週（十七日起）作公開展覽，除特邀諸學生家長外，並招待各界來賓，斯時將有一番盛況。

合唱團即將出演

志成之歌詠隊，早已負盛名，雖然能手先後畢業離去，但後起之秀，亦不乏人，聞該合唱團正在加緊練習中，又加以王梯之先生之領導，不久將來，功成名就，欲出演於京市某地，數年來之王冠將復奪回矣。望讀者靜候佳音。

My Friend

The Sparrow

by Ivan Turgeven

I was on my way home from hunting, and was walking up the garden avenue. My dog was running on in front of me.

Suddenly he slackened his pace, and began to steal forward as though he scented game ahead.

I looked along the avenue; and I saw on the ground a young sparrow, its beak edged with yellow, and its head covered with soft down. It had fallen from the nest (a strong wind was blowing, and shaking the birches of the avenue), and there it sat and never stirred, except to stretch out its little half-grown wings in a helpless flutter.

My dog was slowly approaching it, when suddenly, darting from the tree overhead, an old black-throated sparrow dropt like a stone right before his nose, and, with a plaintive desperate cry flung itself once, twice, at his open jaws with their great teeth.

It would save its young one; it screened it with its own body; the tiny frame quivered with terror; the little cries grew wild and hoarse; it sank and died. It had sacrificed itself.

What a huge monster the dog must have seemed to it! And yet it could not stay up there on its safe bough. A power stronger than its own will tore it away.

My dog stood still, and then slunk back disconcerted. Plainly he too had to recognise that power. I called him to me; and a feeling of reverence came over me as I passed on.

Yes, do not laugh. It was really reverence I felt before that little heroic bird and the passionate outburst of its love.

Love, I thought, is verily stronger than death and the terror of death. By love, only by love, is life sustained and moved.

his nose 指狗鼻; flung itself at 撲向前去; frame 軀體。

麻雀

示水譯

我正由打獵回來，走上花園的小路。我的狗在我前面跑着。

忽然牠放慢牠的脚步，起初偷偷的向前走，好像牠嗅着了前面有獵物。

我沿着小路看去；於是我在地上見着一隻小的麻雀，牠的喙邊上是黃色的，頭上滿是柔軟的絨毛。牠是由窩裏掉下來的（正颯過一陣大風，搖動着路旁的楊樹）。牠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除非伸出牠那長成一半的小翅膀作一陣無益的鼓翼。

我的狗慢慢的走近了牠，突然從上面樹上飛下一隻黑的老麻雀，就好像一塊石子正掉在狗的鼻子前面，於是發出哀憐的拼命的叫喊，一次兩次向那帶着銳甲張着的狗爪撲去。

牠要救護牠的幼兒；牠用牠自己的身體去護蔽牠；牠那小小的軀體恐嚇的發抖；低微的叫聲變成了瘋狂而粗野；終於消沉而死。牠犧牲了自己。

在牠看來那狗是多麼大的一個怪物！但是牠不能在牠平安的枝頭上高高的停留着，一種比牠自己的意志更強大的力量，使牠飛了下來。

我的狗靜靜的呆着，倉皇的潛逃回來。很明顯的牠也承認那種力量。我把牠叫了過來，當我向前面走過的時候，一種敬佩的感覺佔有了我。

是的，不要笑。在這隻小的美勇的鳥的前面，在牠的熱情的愛的爆發的前面，我實在覺得那是可敬佩的。

愛，我想，真是比死和死的恐怖更有力量。由於愛，只有由於愛，才能支持並推進生命。

翻譯文法 陳 礪講解

不定詞的形式與意義

(1) 單純不定詞 (Simple Infinitive)

(a) 與主要動詞同時的動作，表示狀態

He seems to be ill.

= It seems that he is ill.

(他好像是有病。)

He seemed to be ill.

= It seemed that he was ill.

(他好像是有病——過去)

(b) 在主要動詞以後的動作，表示狀態

I intend to call on him.

= I think that I will call on him.

(我打算去拜訪他。)

I intended to call on him.

= I thought that I would call on him.

(我曾打算去拜訪他。)

(2) 完了式不定詞 (Perfect Infinitive)

(a) 在主要動詞以前的動作，表示狀態

The first real human beings | we know of | in Europe | appear to have belonged | to one or other of at least two very distinct races.

(我們所知歐洲最初真正的人類，好像曾經屬於至少兩種不同人種中的某一種。)

(b) 表示未曾實行的動作

完了式不定詞用在 intended, expected, hoped, wished 等過去式動詞之後，表示未曾實行的動作。

I intended to have gone there.

= I intended to go there, but did not go there after all.

(我本打算到那裏去的，可是到了沒有去。)

スタンレー探險物語 (三)

一 暗黒大陸の父

ところがそれきりリヴィングストンの消息は絶えてしまひました。そしてイギリスでは勿論のこと、ヨーロッパの人々が次第に心配しだしました頃十二月の成日リヴィングストン一行に加はつてゐた土人九名が突然ザンジバルに現はれてリヴィングストンをはじめ一行の者はみなニヤサ湖の西方で罽人に殺されてしまひ自分たちは密林の中に逃げ込んでやうやく助かつたのだと言ひました。

この話はどうも本當らしく思はれました。けれどイギリスの地理學會ではそれを疑つてヤング大佐に調査を命じました。大佐はアフリカに來てさまざまな苦心の末、翌年の夏リヴィングストン一行が生きてゐることを確かめました。彼はリヴィングストンにめぐり逢ふことは出来ませんでしたけれどもその一行が無事であることを知りあの土人たちは途中で脱走したのだといふことを知りました。

その後ときれときれではありませんがリヴィングストンの消息はまた傳はつてくるやうになりました。一行の食糧は乏しく、病氣になる者が多く、物品を盗んで逃げる者も出てき、凶惡の蠻人に出逢ふこともあり、リヴィングストン自身も幾度が病氣になり、そのほかいろいろな困難の中で探險は続けられてゐました。彼はニヤサ湖から、タンガニイカ湖へ進み、モエロ湖やバングエオロ湖まで探りました。しかし、その長い間の艱難のために彼の身體も次第に弱つてきました。タンガニイカ湖の東北岸のウチヂといふアラビヤ人の隊商が集る町まで何度か引返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そのウチヂから千八百六十九年五月三十日に出された手紙を最後に彼の消息は再びつたりとどえてしまひました。この二度目の消息不明は大きな不安の念を興へました。イギリスをはじめヨーロッパにその時はひろまり世間の注意をひきました。いくら待つても何の消息も得られませんでした。アフリカの父リヴィングストン三十年間もアフリカの暗黒と戦ひ續けてきた偉大な探險家、その人の安否が今や全く謎と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多くの人は彼の死を信するやうになりました。

斯坦萊探險記 (三)

一 黒暗大陸之父

但是其後李温斯顿的消息便杳然了。這件事自然不僅英國、在歐洲人們正表現焦慮時、十二月的某一天、隨着李温斯顿同行的九名土人、突然出於桑基巴爾、他們揚言、李温斯顿率領的一行人、在尼亞沙湖的西方全被野人殺害了、他們因爲逃入密林中而得脫險。

這話總令人認爲可靠、但是英國的地理學會却表示懷疑、特命賽基大佐調查真相。大佐來到非洲費盡種種苦心的結果、在第二年夏天、確斷李温斯顿一行的人們還在生存。他雖然未能遇見李温斯顿、然而知道一行人們仍是平安無事、知道土人們是在途中逃脫的。

其後雖是若斷若續的、但似乎又傳來了李温斯顿的消息。一行的人們食糧缺乏、患病者迭出、也有偷竊物品逃亡的、也有時遭遇凶惡的蠻人、李温斯顿的本人、也曾幾次罹病、此外還有種種的困難、在這樣艱難困苦裏、探險仍是繼續進行。他由尼亞沙湖向着坦干尼卡湖行進、直探到摩埃勞湖及巴古埃奧陸湖。但是因爲長時間的辛勞、他的身體也逐漸衰弱了、曾數度被迫折回坦干宜卡湖東北岸叫做奧基基的阿拉伯人隊商會集的小鎮。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五月三十日、由奧基基發出的信已爲最後一信、他的消息又遽然不明了。這第二次的消息不明與人以極大的不安之念。自英國宣戰至全歐、惹起世人的注意。無論怎麼等、仍然是得不着甚麼消息。

非洲之父的李温斯顿——三十多年不絕不休的與非洲的黑暗搏鬥的偉大的探險家、這個人的安否現在已經完全是一個謎了。許多的人們都似確信他是死了。

胡謨譯註

「註釋」「心配」擔心

「言ふらす」傳説

「無事」平安

「とせられとせれ」若斷若續的

「タンガニイカ湖」Tanganyika 坦干宜卡

「本當らしく」似屬確實

「さまざま」種種

「そのほか」此外

「ニヤサ湖」Nyasalake 尼亞沙

「アラビア」Arabia

「とだえる」斷絶



二地一綫一下二

景波

地獄是用善意鋪砌的，不是用惡意鋪砌的。

幾陣蕭颯的西風，吹來垣下一把枯葉，呻吟地，徘徊在四隅。夜間，蟋蟀的鳴唱已很稀少，祇有枯葉在學着老人的乾咳。

跳蚤已漸漸絕跡，室中潮氣減退了許多，毛三身上的癩病竟有幾處脫落而痊愈了。近幾夜裏彷彿已聽不到他在睡夢中沙沙地搔癢，次晨也不再看見他遍體印滿紫色的血斑。

天氣很有來意，一縷淡白的月光，透過高窗的小鐵窗櫺而洒落在熟睡的老凱斯腮頰上。——一個不明國籍的老人。這個號子內一共有三個犯人，毛三，老凱斯，和小青。最先來這號子的便是老凱斯。小青在苦痛中，漸漸的對老凱斯發生興趣，他問過他是哪兒人，這大年紀怎麼還遭到這種刑罰？但老凱斯只是搖頭，露出一副淺淡的笑容：

「小孩子，不要問起這個，外邊和這裏本沒有大的不同，祇不過這裏天地較小，少看點光景。」

「人生不就是看看光景，點綴光景的嗎？」

小青覺得這老人殘存在人間的，除了一副會喘息的僵背的身軀，便甚麼都沒有了。

一年了，小青在這樣一段悠長的日子裏，外貌上並沒有多大改變，除了面孔上呈現着一個犯人應得的蒼灰和憔悴，他的眼睛依然是爛因着活潑與勇武。雖然他習慣了冥想，但對於外間的一切並沒有遺忘。他也曾悟解了很多不易為一個年青人所瞭解的世態演變，但對於人生他却並未厭倦。他儘管用他的一顆熱騰騰的心靈去測量生活，估計事業，但他所做出來，全不和他所預想的相同。他也用過僅有的智慧去認識環境，解釋一切，但這些又不足為他行動的主宰。他對於人間的事務知道得很多，然而，事情來到他的眼前，却已經撕去所有在理智上製就的曲折，而讓一腔熱誠的血液去將事物包圍，洗濯，除掉勇敢和堅毅，則甚麼都沒有了。

他這樣地迷茫入獄，又這樣焦灼地渴念着外界。算計着滯澀的時日，明天他該被釋放了，中夜醒來，再也不能安睡，他看看幾伏在牆角裏的毛三，又看看被新息顫動着鬚鬚的老凱斯；他們的未來，正像夢一般的難以捉摸。他歎息地流下兩滴愛憐的淚。——這是他來獄中第一次的流淚，而也是最後一滴淚了。在往常，他們清醒的時候，無論彼此該得怎樣感動

，他卻未拋過一滴淚，因為他總覺得一個缺少自信心的人，才需要別人的淚。假若有誰來替自己揮下些許淚水，自己會感受到一種軟性的侮辱，幽默的譏嘲。但現在，自己却為別人流淚了，他不能制止，也不能解釋，祇是感到心靈上受了撻笞般的難於忍受。

毛三翻了個身，夢囈似的嘆了口氣，迷朦中見小青抱了膝頭倚牆坐着，便又緊蹙起眼皮，一面問小青：

「想甚麼，不好好地睡？」

這聲音像一把利刃，刺着小青的神經，他苦痛地把頭埋在兩膝間，淚水似幾隻小虫，順着兩股向下爬。

「青弟，……青弟，怎麼不做聲？咳，年青的人到這地步打到淨宮裏的正宮娘娘還難過嗎，夜半三更想起來……可不要難過死人！」

他以前最討厭毛三對自己開玩笑，但現在反以為以往那個思想太殘忍了。

「青弟，我說的對不對？……怎麼？你哭了嗎？」

他爬了過來，用手摸着小青的肩膀！

「莫哭，青弟，慢慢地我們總有重見天日的時候。」

「三哥，明天，我要出獄了。」

「哦，是嗎，那末你哭甚麼？連我也要替你欣喜的。」

老凱斯被吵醒了，驚奇地坐了起來：

「你們幹甚麼？」

「青弟明天要出獄了。」

「是嗎？祝福你！但願你依然那麼勇敢。」

月光悄悄地移向西方去，幾顆星星漸漸變得黯淡起來。他們沉默地對坐着，夜色在小鐵窗口淡了。

當外面有人拿鑰匙撥門鎖的時候，他們各自靜靜地都坐到自己的地位去，用着悚悸的眼睛釘着鐵板門。

一個微胖的中年人，被監丁推進裏面：

「你就同他們估這個號子。喂，你來，獄長召你訓話！」

小青被監丁帶走了，毛三向這新來的胖夥伴上下打量着；他穿一件淺藍粗布長衫，一雙扁小的眼睛，射着使人憎厭的傲慢的光。

「老兄是犯的那麼案子？」毛三問。

「哈，何必問呢？不是貪了財，就是迷了色，不然，怎麼會進到這裏說完，他便蹲下身子掀扯小青的一套被褥預備把自己的被褥打開。毛三則做出一個冷笑，見他轉過身子，索性把面孔沉了下來：



三三三散記三

于容

△高爾基在「三人」裏，如何描寫各種人物。▽

現在我在快活地讀着高爾基的「三人」。高爾基是當過很久很久的流浪漢的，所以他很懂得流浪漢的心理。看他對一個孩子的寫法：

「……這孩子叫了起來，……接着他心裏生出一個不安的問題，就是：像他這樣一個粗皮黑臉，蓬頭散髮的孩子，穿着破成碎片的褲子，跟他乾背襖叔叔……人們會讓他走進這潔淨，繁華，閃着金光的大城嗎？」這破褲子的襠孩子的確不能走進潔淨，繁華，閃着金光的大城的，這城市不要他們，寫着他們太醜陋了。

「伊利亞說要送他出去，就哭了起來，像一支離弦箭似的，飛過了房東，從窗口溜進了他的屋子，恰像一隻小耗子，他嚇得發抖，用他叔叔的大衣蒙着頭，大哭起來。」

看了「三人」裏的這孩子，使我想起班台萊夫的「鐵」裏的彼蒂加了。彼蒂加也是一個流浪漢苦的孩子，但他是神氣活潑的，他可以進到青年教養院去讀書，可以住病院，還喝鷄湯吃麵包，後來連偷來的錢都不要了，那是一個幸福的流浪的孩子啊！

高爾基會寫月亮，會寫草，會寫樹林。他寫的草是香的，樹林子會說話，月亮會撥動人的影子。但是他更會寫流浪的孩子，流浪的孩子怕狗，喜歡唸書，常常愛哭，「三人」裏的伊利亞就是這樣的性格。

高爾基所寫的流浪的孩子都是好的。流浪的孩子常常是有忠實而溫暖的性格，他們並不因為自己的遭遇而成為冷酷人，恰恰相反地他們是具有很大的犧牲的熱情和同情心。因為他們不希望別人也不幸，自己又不夢想成為富人。

「三人」裏寫了一個很美麗的教堂：

「……燦爛的火焰燒成一片，形成由許多金色的光點所做成的美麗的花樣，照在那神像的發亮的金屬物上，照在……那些聖者的臉和神像的美麗的雕刻上。……一陣歡聲和香料的香氣流了進來。門哪？……」

教堂的美麗和森嚴都讓這幾句話寫出來了。使人讀了可以想像出教堂裏主的代理人的神父，「活而有靈」的神像，虔誠的祈禱者，如慈善而仁愛的上帝。

於是禮拜六那天，伊利亞跟那老頭子就站在教堂裏內外兩條門之中

上吹進來的冷風，他的腳慢慢凍凍起來了。……」

莊嚴而神秘的教堂的門廊內多半是容納叫化子的。因為教堂是一個最講「博愛」的地方，沒有地方躲避風雨的叫化子都到教堂旁邊來，記得在中國的許多廟宇裏，或是聽過的許多故事裏，中國的叫化子也是常常睡在和尚廟的門楣子裏，或是睡在破廟的神龕下，睡在這地方，裏裏還會做夢呢，夢見神靈叫他們發財。

「三人」裏的老頭子揭瑞梅亞是一個極仁慈而又極信仰上帝的人。他說：「上帝是最公平的，上帝看見不幸的人便要給他幸福。」這老頭子又極無私心，他說：「一切人和東西都是屬於上帝的。」當他把五個盧布給了他的姪子鐵冷斯做衣服，鐵冷斯感謝他的時候，他說：

「上帝給我，我——給他，他——再給回上帝，輪就是這樣轉的，沒有人會給別人什麼……」

這虔誠的老頭子的確是仁慈無私的，他以為冥冥之中上帝真在保佑他。所以在他揀了一輩子垃圾，在一間又髒又黑的破屋子裏臨死的時候，還叫了幾聲上帝，然後才跌落在地板上。

「三人」裏的禱告是寫得非常幽默，鐵冷斯在極其痛苦的時候禱告上帝，他的姪子伊利亞老是在旁邊不斷的搗亂，當他每禱告一句，他的姪子就勸他：「叔叔，不要禱告了。」然而他的禱告是十分虔誠而沉痛，他起初悲哀，後來流淚，最後他禱告着說：

「主啊！願我能把自己藏到什麼地方去——離開一切！」這時眼淚把他硬咽住了，他便把臉貼在地板上大哭起來。」

「三人」裏伊利亞的叔叔鐵冷斯說：「一個人要想糾正他自己，不靠禱告，別的還有什麼可靠的呢？」伊利亞說：「你犯罪禱告，於是你又清白了。這就是說你又犯罪了！」

神甫主義便是這樣一回事！

「三人」裏的流浪兒魯着：「揭瑞梅亞伯愛上帝，但却偷偷地積錢；鐵冷斯愛上帝，但却偷錢。無論什麼人都像有二重天性的，在每一個人的胸中都有兩個天平的兩頭，稱着善與惡的分量。」

從前我們的院降住着一個中國女天主教徒，她虔誠的信仰天主教，每天早晚餐前必作禱告，做禮拜的時候她總是第一個去教堂的。但她總愛放高利貸和毒打婢女。每逢在禮拜堂向上帝作懺悔的時候，她總是說：「主啊，我這天又撒了謊，饒恕我吧！」

「三人」裏的保羅說他自己進攻一個醫生的婢女，和他講戀愛。他說：「……這婢女也是個吃起飯來了想火，儘可把整間的院燒成灰燼。也可說

進攻，她不抵抗，於是就像那着了火似的。」
這是貧苦的流浪者的戀愛，他們的感情是真實的，真實得像火。他們那除開火熱的熱情以外，是沒有別的考慮的，他們沒有虛榮，沒有財產。富貴人的戀愛多半是扭扭捏捏的，顧慮太多了。

「三人」裏有若很好的大衆合唱詩。因為這裏的人物都是些流浪者羣，所以他們產生出合唱詩來。
「沒想到我生在懷格中，消憐我民青春，呵，我底青春已在懷格中消盡。」

並非生活在美酒與豪富，但在可咒詛的，孤獨中，我曾跋涉過整個西伯利亞的荒原，呵，我曾因飢餓將舌頭嚼爛，我的詩語因寒冷而酸疼。」

這是流浪兒伊利亞在一個小飯店裏聽見一羣人唱的合唱詩。
「人們在街道上往還，一個個都飽醉溫暖，你若是向他們求乞，他們將只向你說：『滾蛋。』」

這是流浪兒加可布唱的。流浪者是需要詩而能懂得詩的，飢餓激蕩起他們的熱情。

高爾基不只會描寫自然，會寫流浪者，他也會寫女人。但他寫的女人不是肉感的，不是風騷的，不是柔弱嬌軟得像個小鳥，或者是一條馴善得幾乎沒有一點個性的綿羊。他寫的女人是強壯的，新鮮的，天真而純粹的，像曠野裏自生自長的野花，像冬天的火，像春天的太陽。「三人」裏保羅的女友維拉就是這樣一個人物，看他寫的：

「她除了在襯衫上罩了一件寬寬的短褂和一條褲子之外，什麼都沒有穿，混身雪白。她的短衣沒扣上，披開着，露出那強壯堅實的身體。她那櫻紅的嘴唇動着一個快樂而稚氣的微笑；她好像愛她自己有如一個小孩子喜愛他還沒玩厭的玩具一樣。」

「這個女人像雲彩似的把他裹住了。」
「……她那剛強而尊貴的嗓子，……美麗有如她的性格，……儘管她生活下賤，她可尊敬她自己。」

這是「三人」裏高爾基寫的一個妓女。
「你羞羞，但我是滿不在乎的，並且是任性的。如果我想滅了太陽，我就會爬上屋頂，開始吹噓一直吹到我最後一口氣……」妓女向伊利亞說的話。

這是一個勇敢而剛強的妓女的性格。
高爾基能把自然和人物感情寫在一塊兒，還能拿自然來描寫人的樣

子和人的感情。他寫「三人」裏的妓女奧林姆匹亞達：
「……穿着一件寬大的，淡藍色的長袍，像是一道冷月的光輝。」
藍色的衣服漂亮得像月光似的。

當依利亞想若假如他可以和她這好看的女人奧林姆匹亞達接近，乃至於她愛了他，給他許多「高價的親吻」的話，他便會覺得：
「……他的生活滑下去，就像他漂在一條大河裏，在溫靜的波浪裏浮着，微波潑潑地撫摩着他……」

流浪者是成日成夜，風雨無阻的漂浮在自然中，他們沒有財產，沒有家，沒有廚房。所以他們的身上都是湧着河流，向着月光，發散着青草和樹葉子的氣味。自然洗滌了他們，他們的身上是有着家庭的灰塵的。

高爾基很會寫一個人被殺死時的慘狀，「三人」裏的伊利亞打錢舖老板波德厄克萊夫的時候，他這樣寫：
「他抱住他的頸子撼動起來……他的眼睛突了出來。轉成紅色，從那裏流出眼淚；他的舌頭從他那張黑嘴裏伸了出來，是在譏笑他是兇手。……喉嚨裏什麼東西在軟軟地呼呼地作響。……軟棉棉地癱到櫃台那邊。」

寫得這樣真切，高爾基也許見過打死人的情形吧？
「三人」裏的法官是一個聰明的法官，但是伊利亞比他更聰明，所以伊利亞殺了人終於沒有被審問出來。伊利亞在法官前答復得勝利的就是，當法官用許多話許他的時候，他沒有正當的和肯定的話給他。

「如果一個人犯過一次罪以後，他就得被人輕蔑一輩子，那什麼人會比我好一點呢？」
「我是自己情願投到這個坑裏來的，因為裏面有很多的金錢。」

這是「三人」裏妓女奧林姆匹亞達說的話。看起來爲了錢去當妓女，和爲了錢做強盜是沒有分別的。就是那些爲了錢去做的行業的都完全是一樣。所以她要說別人不會比她好。

「外面天色灰暗沉鬱，大地蒙了一層冷落，停留在樹枝上成功了一層白霜。在屋前花園裏，在窗下，一株綠綠的枝子輕輕地搖曳着，把積雪擱在地下，一個冬日的黃昏正走了進來。」

這是伊利亞在屋子裏和他的戀人奧林姆匹亞達擁抱時看見的景色。這是高爾基在屋裏面寫的外景。
在屋裏面也可以寫自然風景的。而且可以寫到很遠的地方，只要能夠看得見。

「一個女人有她的天然的彩票——她的美。靠着美，一個女人可以獲得許多東西。而那些既無富有的親戚，又沒有美貌的就應當工作……」
女人的漂亮是她們天然的彩票，也就是說女人是可以靠相貌賣錢的，然而也並非一切的女人都值錢，唯有好看的才值錢的。假如到了女人不再靠相貌的那一天，一切的女人才能夠都是「值錢」的了。

江邊的故事！

(七)

群羊墳首 三星在罈
人可以食 鮮可以飽 一詩經

真·文

今年剛有點希望，又要收買我底地，這明明是要人命。及正我這大年紀，死了也不算天亡了，我就是拚着我底老命也不能讓他們搶去了我底田地。」

「恐怕到時候就由不得您的主張了。」

「你這煙鬼，反正你是盼望。早一天把田地賣掉好有錢抽大煙！好，我看有誰敢動我底地。」他氣憤地顫抖起來，他底蒼白的鬚髮也微微地顫動着。

「這和我相干，這是官家的命令，您看。這不是有佈告爲憑麼？」他底大兒子鎮靜而悠暢地說，嘴角上浮漾着狡猾而下流的淺笑地。

十四 賭博

春天，傍晚的陽光懶懶地照着依蘭城。縣在市街背後的僻巷西口的拐角處，裏面外進的板壁，半掩着的破舊而傾斜的木板門，彷彿髒污的脫毛狗般臥伏那裏。

僻靜巷口，出現了兩個行人，邊走邊談，態度很是曖昧，聲音低微得只有他們自己可以聽得清楚。待到走在半掩的木板門前，他們呀的聲推開門走進去了。

「李大哥在家麼？」走在前頭的人這樣在窗下問道。

從屋中走出的是一個汚形垢面的女孩，抱着他底幾滿一生日的弟弟。

「你爸爸在家麼？」

「還睡着呢。」

兩個大人沒等小女孩的話說完，已經走進了陰暗的屋中。李宗祿已經被話聲驚醒了，睜開惶惶的眼睛看着他們進來。

「來的好早！」

「還早呢，你看鐘，已經過了十一點。快起來，我們不是約定十二點在我家集齊麼。」

李宗祿忙迭地起床穿衣服時：

「媽——媽——」睡在小女孩懷中的男孩醒來，哭嚷地要吃奶。

「弟弟，不要哭，媽媽一會兒就回來了。」小女孩顫動着弟弟，含着淚哄他玩。

「你媽呢？」李宗祿暴跳地問。

「媽上輩大娘家打牌去了。」

「他媽的，老娘們成天價打牌，那有這樣道理。」李宗祿躁念怒罵。小孩子不哭了，他看着爸爸的爲暴怒而青漲的瘦臉，反而感到好玩地笑了。只有小女孩，畏縮可憐地微垂下頭看着小弟弟的無知的笑臉。

「給你買餅吃去！」李宗祿怒猶未息地扔下一張五角錢的紙幣，同着來訪的兩人揚長地走了。

「我先推一方！」李宗祿擺過桌上的油光的烏木牌，嘩嘩地洗了一陣後，整齊地排成了四行的方陣。

「拾塊么二，」五塊大頭，圍在桌邊的幾個人人都擲下注。

「三對川。」擲在桌布上滴溜溜亂轉的骰子停落下來，初門的趙老九搶口地喊道。李宗祿送過牌，等別人亮好牌，然後纔用右手抬起自己底牌先看了看第一張，那是一個花臉的天牌。像面對着仇敵似地蹙着嘴緩緩而有力地把他底牌的大天向下撒動。別的人都把目光靜靜地盯住他手中底牌和面部的表情，他們的神經機警地蹣跚着。他底眼角微露了笑意，然而，隨即又陰暗地沉落下去，「他媽的。」他狠勁地擲下牌從懷中掏出一疊髒污的紙幣，賠給了贏錢的人。

「沈頭擲酒塞！」他照舊地又把髒污的紙幣賠給了每個贏家。

「老康，押！莊家必十開鍋！」

「二百大頭。」

「三百兩響！」爭搶地一堆堆的鈔票亂亂地堆在各人底面前。忙着抽頭的老孔也看出門道，把兩張剛抽到手的拾圓票押在天門。

李宗祿盡力鎮靜，不露形色地看他手中底牌，可是，他底手是微微地顫抖着，腦門也滲出了汗珠，滿肥着紅絲的眼睛也愈發顯得紅鮮鮮的了。

不大會兒，李宗祿不但腰包裏的五千塊錢鈔票輸得精光，並且還欠了天門的老康二百多。人家看見他腰包裏的現錢已經輸盡，牌也見了起色，便都不似先前那般踴躍，而只是一塊兩塊地押在桌上敷衍局面了。看見這樣情景，李宗祿急跳地。

「多押，你們贏主志還這麼小氣呢？」

「老李！我們晚上再會罷。」老張首先離開了牌桌。隨着老康也向他說道：「老張說的對，我們晚上不見不散。現在我們一同到煙館抽煙去。」

李宗祿已經顧領地奔至洋公署門前時，那裏已經擁擠了一團人。他拚死力地向裏擠擠了許多工夫，也沒擠進去。

過了一刻，裏面起怒喝和用木棒敲打頭頂的清脆的聲音，人們一羣羣地散開來，把他一焦躁而傷心的老人直擠到緊貼在南牆動也不能動。

人們伸長着脖子，啞靜地停了一會兒，有人說道：「推上車了，三個，出來了……」（未完）

十五 絕望悲痛的老漢

李宗祿已經顧領地奔至洋公署門前時，那裏已經擁擠了一團人。他拚死力地向裏擠擠了許多工夫，也沒擠進去。

過了一刻，裏面起怒喝和用木棒敲打頭頂的清脆的聲音，人們一羣羣地散開來，把他一焦躁而傷心的老人直擠到緊貼在南牆動也不能動。

人們伸長着脖子，啞靜地停了一會兒，有人說道：「推上車了，三個，出來了……」（未完）

為誰鐘鳴

(三)

Ernest Hemingway
李漸譯

「沒有了，先生，沒有了。哦。還有。還有人說如果攻勢真要開始，共和軍要把這些橋都炸掉。但是這些橋已竟都加緊守衛了。」

「你是說笑話嗎？」賈敦說，吸了一口咖啡。

「不是，先生，」斐南度說。「這個人是不說笑話的，」婦人說。「但是幸而他不肯說笑話。」

「那末，」賈敦說。「謝謝你供給這些消息。你沒有聽到其他的消息嗎？」

「沒有。他們跟平時一樣，聽說已竟派出了隊伍，前來搜山。還有人說隊伍已竟在路途中了。他們早已由瓦拉多里德派了出來了。但是他們永遠是這樣說法。用不着認為很重要。」

「那末你呢，」白波的婦人帶着詭詐的向白波說。「你們談的安全呢？」

白波沉思的看了看她，搔着他的前額。「你，」他說，「還有你的橋架。」

「什麼橋架？」斐南度高興的問。

「笨貨，」婦人向他說。「渾蟲。再喝一杯咖啡，想法去多記住點消息。」

「不要生氣，皮洛，」斐南度和平而高興的說。「任何人一聽到謠言也不應該吃驚。我已竟把我所聽到的全盤告訴這位朋友了。」

「除此以外，你不記得別的了？」賈敦問。

「沒有了，」斐南度帶着尊嚴的說。「幸而我還記得這們多，因為這都是些謠言，我對於牠們並沒有留意。」

「那末除此以外，一定還有別的消息。」

「是的，很不可能。但是我沒有留意。一年以來，我沒有聽見旁的，全是謠言。」

賈敦聽見了一聲很急的，打破一切的大笑，這是由馬莉亞發出的，她正站在他身後。

「再告訴我一段謠言，」斐南度說。

「就是我所記得，我也不願意說，」斐南度說。「去聽謠言，還認為很重要，是有損人的尊嚴的。」

「由此一點，我們要解救共和政府的危機，」婦人說。

「不，你要從炸毀橋架中解救牠，」白波向她說。

「去罷，」賈敦向安錫謀同雷福說。「你們如果已竟吃完了東西。」

「我們現在就走，」老人說着，這兩個人就站了起來。賈敦覺得一隻手拍在他的肩頭。正是馬莉亞。「你該吃東西了，」她說時就把手放在那裏，「多吃點，使你的胃部有力能够多架得住點謠言。」

「謠言把我的食慾都代替了。」

「不，這個不應該。在更多的謠言到來之前，趕緊去吃東西。」

她說着把盤子放在他的面前。

「不要跟我開玩笑，」斐南度向她說。「我是你的好朋友，馬莉亞。」

「我沒有同你開玩笑，」斐南度說。我僅僅跟他開玩笑。他要吃些東西，不然他要餓的。」

「我們都應該吃了，」斐南度說。

「皮洛，怎麼今天不給我們開飯？」

「什麼原故也沒有，人，」白波的婦人把他的盤內裝了燻肉塊。「吃吧。這就是你的能為。現在吃吧。」

「很好，皮洛，」斐南度說，還保持了全付的尊嚴。

「謝謝你，」婦人說。「謝謝你，再謝謝你。」

「你跟我生氣了嗎？」斐南度說。

「沒有。吃去。趕緊去吃去，」

「我就去，」斐南度說。「謝謝你。」

賈敦看着馬莉亞，他的頭又開始顫動了，她向旁邊看着。斐南度安靜的吃着，臉上帶了驕傲同尊嚴的表情。那種尊嚴甚至都不能被

他所使用的大調羹同由他嘴角內流出肉汁所掩兒。

「你喜歡吃這樣的東西嗎？」白波的婦人問他。

「喜歡吃，皮洛，」他嘴裏塞滿了食物說。「跟平常的一樣。」

賈敦覺出了馬莉亞的手正抓住他的手膀，並且覺出了她的手指帶着高興的緊緊攏住。

「這是因為那個原故你纔喜歡吃是不是？」婦人問着斐南度。

「是的，」他說。「我明白了。燻肉同平常一樣。北面的情形不好，同平常一樣。這要來實行攻勢，同平常一樣。軍隊要來搜捕我們，同平常一樣。你可以被人看作一座紀念碑，也同平時一樣。」

「但是最後兩項不過是謠言，皮洛。」

「西班牙，」白波的婦人愁苦的說着。隨着回過頭來向着賈敦。「在別的國裏也有像這樣的人嗎？」

「沒有一國像西班牙的，」賈敦很有禮貌的說。

「你說得很對，」斐南度說。「世界上沒有一國像西班牙的。」

「你看見過別的國家嗎？」婦人問他。

「沒有，」斐南度說。「我也不希望看見的。」

「你聽見了嗎？」白波的婦人向賈敦說。

「斐南度，」馬莉亞向他說。「跟我們講講你去瓦倫西亞的情形。」

「我不喜歡瓦倫西亞。」

(未完)

上海五洲大藥房經理



動植礦補物綜合製劑

補使命

返老駐顏 十全大補

成份名貴

集合動植礦物之補力

配合得宜

處方合理與製法精湛

藥分男女

因關於性神經有特效

效驗驚人

有改造體質却病強身等功

新亞藥廠製造

各處大藥房均售



新亞藥廠北華辦事處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九號
天津：英租界三十一號
青島：天津路四號
濟南：經二路十號
上海：八里橋路一號

五月九日 一九三五年